**empire/天下(Tiān Xià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Final Remarks | ZHAO Tingyang, Alain le Pichon | 15 Mar 2022 |

**美国的大纹章和 “中国皇权之玺”。**

**试探性的问题**

**(工作底稿)**

A l P : Novus ordo seclorum--时代新秩序？

时代新秩序（Novus ordo seclorum）是查尔斯·汤姆森（Charles Thomson）在1782年提出的拉丁文格言，大陆会议为美国官方大纹章的最终设计，落到了这位开国元勋身上，其背面的官方描述规定。"在金字塔的底部是数字字母MDCCLXXVI（表示独立宣言在1776年通过），下面是以下格言：“时代新秩序”。汤姆森解释说："它（大纹章）下方的文字，标志着新美国时代的开始"。

若将其与其他两位开国元勋的以下当代语录相比照的话，可能会非常有趣。第一是托马斯·潘恩1776年1月在《常识》中所写的："美国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，是所有人类的事业....这不是一天、一年或一个时代的事情；后人实际上参与了这场争斗，并将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，甚至直至时代的尽头。" 第二则是乔治·华盛顿在其1783年6月给军队的告别信中所言的："我们帝国的基础不是在无知和迷信的凄惨时代所奠定的，而是在人类的权利比以往任何时期，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更明确的界定之时得以奠基"。

如果需要的话，这两句话说明了Novus Ordo Seclorum的概念，它可以翻译为时代新秩序，它所直接指出的是拉丁诗人维吉尔（Virgil)对罗马奥古斯丁帝国的设想，而维吉尔的诗歌中所指的是西比尔（Sibyl）对 "Novus ordo seclorum "的预言，这一切仍然存在于西方的意识中。 但这也显示了它是如何被深刻地、明确地改变的，从奥古斯丁的愿景被上帝之城所激发，到美国人和革命者对基于个人主义的人权宗教的推动......。

赵汀阳关于 “中国传国玉玺 ”的故事，也可以发现其作为权力命运的政治隐喻的暗示。在《韩非子》（韩非生活于公元前280年-公元前233年）中，这一故事始自名叫卞和之人的悲惨境遇，他熟知各种宝石，并幸运地找到了一块巨大的顶级璞玉。卞和去找楚厉王，玉匠对楚厉王说 “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”，楚厉王以欺骗为由把卞和的左腿砍掉。楚厉王死后，卞和把玉石献给了新王（楚武王），另一位玉匠依然告诉楚王这是一块 "普通的石头"，于是武王把卞和的右腿也砍了。不久以后楚武王就死了，他的儿子，年轻的楚文王知道了这个悲惨的故事，试图安慰他，卞和说他没有为自己可怜的腿哭泣，相反，他为真理被误解、好人被羞辱、天赋被忽视的事实而悲泣。然后，楚文王下令把那块石头切割打磨，得到了一块从未见过的无与伦比的最珍贵的玉石（和氏璧）。

秦始皇击败了所有的势力，建立了 "历代以来最伟大的王朝"，并在击溃六国的过程中得到了它。秦始皇把这块玉石做成了象征帝国秩序的玉玺，上面刻有 “受命于天 ”的字样。传说中的故事，带来了对这块玉的政治迷信，人们认为如果得到这块玉玺，就能长久地统治下去。这枚玉玺在10世纪时不知何故丢失，后来的皇帝们制造了许多假玉玺，同时也没有忘却真正的玉玺，但都没有再次寻觅到。直至今天，它也没有被发现或出土。

根据儒家理论，真正代表 "天命 "的玉玺不可能是任何金或玉的实物，而是上天将信息转移到 "人心"，然后借助于人们的公共选择呈现。关于人心的著名论点是，它是唯一的真理，“如此显而易见，以至于没有人看不出来”。心从不说谎，不需要解释，而人的头脑可能被诱人的概念、话语或意识形态所误导。“天下 ”的普遍秩序，则被认为是建立在 “所有人心”的这一印记上的。

过去两年，以新冠大流行的巨大影响为标志，现实确切地为我们提供了证据，证明了 “世界秩序 ”的全球逆转，证明了全球化在日益受限，证明了全球的无序，证明了西方世界不再有能力自行决定全球议程和全球化的规则模式。——事实上，自奥古斯都罗马帝国以来，西方世界一直认为自己的世界帝国观应该被接受，至少在提供普遍的哲学和政治参考方面，是全然合法的。

但时代似乎已经改变了。我们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：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？在西方，这个时代的秩序有何不同，有何先前的版本？何种模式才能确保它得到充分的实现？也许是一个可能的综合体？

赵汀阳对此没有答案。这表明在启蒙时代所建立的现代性认识论，已经被发现无法解决此类问题。